

云中岳武侠精品

霹雳天网

痴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3333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霹

雳

天

网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

一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霸海风云 傲啸山河	合	5
匣剑凝霜	匣剑凝霜 秘剑飞虹	合	3
绝代枭雄			2
红尘碧玉			1
逸凤引凰			1

二 独步武林系列

剑影寒			3
莽野龙翔	莽野龙翔 草野奇人	合	3
大地龙腾	大地龙腾 剑海腾龙	合	3
剑海情涛	剑海情涛 血剑兰心	合	3

三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关	剑垒情关 故剑情深	合	3
青锋惊雷	青锋惊雷 魔火情焰	合	3
八荒龙蛇	八荒龙蛇 四海游骑	合	3
侠影红颜			3

四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炼狱	铁胆兰心 比翼情鸳	合	3
天涯江湖路	天涯江湖路 亡魂客	合	3
大刺客			3
剑底扬尘			3

五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3
龙骧奇士			3
幻剑情花	幻剑情花 情锁巫山	合	3
万丈豪情			3

六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忏情记			3
亡命之歌			3
锋镝情潮			3
剑啸荒原			3

七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2
龙虎风云榜	2
湖海龙蛇	2
草莽英雄	2
矫燕雄鹰	2
魔剑惊龙	2

八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2
江汉屠龙	2
风云录	2
魅影魔踪	2
猛龙威风	2
风尘岁月	2
风尘怪侠	3

九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2
血汉妖狐	2
草莽争雄	2
杀手春秋	2
火凤凰	2
京华魅影	2

十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2
霹雳刀剑情	2
四海鹰扬	2
蛟索缚龙	2
浊世情鸳	2
剑仗天涯	2

十一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2
虎啸金陵	2
虎胆雄风	2
碧血江南	2
邪神传	2
刀气撼春情	2

十二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2
湖海群英	2
乱世游龙	2
锋刃绮情	2
剑影迷情	2
烈火情挑	2
无情刀客有情天	2
虎踞龙蟠	1

目 录

第十七章	日夜惊魂	(323)
第十八章	摆脱袭击	(344)
第十九章	蒙冤初雪	(364)
第二十章	揭奸大计	(385)
第二十一章	量天一尺	(405)
第二十二章	夺魄天君	(427)
第二十三章	狡兔三窟	(449)
第二十四章	淮南别庄	(468)
第二十五章	剑荡群魔	(489)
第二十六章	破壁出困	(510)
第二十七章	狭路逢仇	(530)
第二十八章	铁笔神判	(550)
第二十九章	关中三豪	(572)
第三十章	剥茧抽丝	(594)
第三十一章	刀刚剑柔	(620)
第三十二章	天网恢恢	(638)

第十七章 日夜惊魂

并肩排排坐，进食十分不便，但只在技巧上有所改变，不但方便而且另有情趣。

月华曹娇是知道改变技巧的女人，半倚在文斌怀中，不需他取杯举筷，一切皆由月华曹娇动手，夹菜哺酒一手包办，只需要他挽着丰盈的胴体，需要他不住在耳畔说女人爱听的奉承赞美话。

更重要的是，需要他的手，在半撤防的可爱胴体抚摸，引发强烈的快感。

“唷！你这没良心的捏痛我了。”

月华曹娇媚眼中闪着灼热的光钎，媚笑着轻舞他的掌背两下，那只大手停留在半露的玉乳上：“怎么像醉了一样笨手笨脚？你这冤家是个好男人，在这方面却好笨，我要你成为十全十美的男人，来，摸这里，就这样，就这样……”

在罗裙半卸之前，文斌的表现还真有点像情场老手，挑逗的技巧狂放热烈，也在甜言蜜语上令女人满意。

他热烈中也呈现温柔，让那些曾经沧海的女人，迷失在渴求与期待中燃烧，情欲之火时旺时弱，被挑逗得濒临发疯边缘。

但一旦罗衫半卸，酥胸玉乳毕呈，月华曹娇饥渴地拉开精致的胸围子带结，柔软而弹性极佳的肌肤呈现在眼下时，他的神情有了激烈的变化，冷静的神情消失了，双手变得强劲有力，已是

失去控制。

不再是一个冷静调情的花丛老手，突然变成情欲陡升的普通男人，呼吸急迫，双手颤抖肌肉抽紧，浑身火热，目光呈现眩乱。

不仅是笨拙，像一头逮住猎物的猛兽，反常的暴烈举动相当吓人，手抓口咬像疯子。

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一个被情欲激发野情的普通男人。

他的理智已失去控制，惟一的本能已取代了一切杂念，不再牵涉世俗的恩怨情仇，只有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极需获得发泄解放。

绝大多数的人，在某一种时、地。某一种外界或内在的刺激下，会挣脱世俗的长久以来所束缚的行为准则，强烈诱发出原始本能，浑忘世俗的一切，惟一渴望的是释放体内强烈升起能量，像火山久蓄的熔岩找寻爆发口，是不由自主的。

此时此地所呈现的情景名胜，在第三者的眼中，当事的一双男女，是世间最丑陋的动物。

传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兽性喘息，接着是布帛的撕裂声，衣裙撒了一地，动人的胴体在娇喘扭动中，呈现极为诱人的线条。

抱起仅存内裤的诱人胴体，他向木床走。

月华曹娇的脸上肌肉灼热扭曲，赤裸的双手在走动中，狂乱地撕剥他的外裳。

一声怪响，他踢倒了长凳。

响声居然吸引了他将迷失的灵智。

抬头转身双目立即与灯光接触。

他眼中狂乱的神情突然一刹那，双手也本能地一聚一弛，两人身上的汗水，因润滑作用而呈现濡滑，所抱住的柔软火热胴体几乎滑下。

“吹……熄它……”月华曹娇的呢喃魅力十足，光赤的粉臂

蛇一样缠实他的肩头以免没落。

撮口想吹熄丈外的两盏柴油灯，并非完全受诱人的娇媚声音所左右，而是被本能所驱使，熄掉光明接受黑暗。

暗室亏心，有些人没有勇气，在光明中做出某种亏心的事，需要黑暗做掩护。

月华曹娇是欲海的老练领航人，知道如何引导情欲达到彼岸超越理智浪峰。

黑暗可以让男了消失罪恶感，尤其这男人并非歹徒恶棍！

迄今为止，文斌的表现毫无歹徒黑棍的形象流露，在光明下，不会为所欲为。

灯没吹熄，春光动人心弦的胴体，却被向侧方抛下，几乎摔倒。

“冤家……你……”月华曹娇讶然娇呼。

“穿好衣裙，带剑。”

文斌伸手向屋顶一指，火速整衣扶起倒下的长凳。

寿春老店虽是这一带最高尚最大的施舍，但规模与设备并不完善。

途经寿州的达官贵人并不多，高级的豪华施舍在这里无立足之地。

文斌所住的是最好的上房，其实名不符实，没有内间，没有洗漱的浴厕，上面没加设承尘，抬头可看到梁桁瓦片，梁柱间尘封的蛛网历历在目，受到震动积尘便如细雾般飘落。

确有积尘飘落，表示屋顶有震动现象。

千锤百炼所养成的高度警觉心，突然被飘落的积尘，从被情欲迷失的激情境中，闪电似的拉回现实，找回迷失的情欲中的理智。

房中热流仍在，门窗都是关闭的，房内温度，比外面要高些。

月华曹娇却感到一阵寒流袭体，因激情而引起的胴体高温猛然消退，火热的面庞，突然红退苍现，骤发的惊恐浇熄了欲火，仓皇地拾取散落的衣裙。

她的剑在床头，进房时便解下塞在床头的，可知她早已有意在文斌的房中就寝，有与文斌同度春宵的打算。

文斌也有一把剑，是从桑家大院夺获的。

迄今为止，她还没看到文斌用剑伤人，但她记得文斌曾经说过不喜欢用剑。

匆匆穿妥已被撕破，但仍可遮体的衣裙，抓住了剑，顺手将文斌的剑抛出，警觉地向窗台下急窜，伸手扳开窗扇的扣门。

文斌接住剑插在腰带上，向她打手势，要她不可启窗外出，隐身在窗台下而不可躲在窗侧。

房门外，隐隐传入轻微的响动。

手一挥，文斌用掌遥熄桌上的灯火。

她感到黑暗令她害怕，往文斌站立处急移。

黑暗中目力失去作用，她的听觉却是超凡的，准确地到了文斌身旁，便感到一只大手牢牢地挽住了她。

这只手好有力、好温暖，立即产生安全感，身上的寒意慢慢消退。

“他们会……会破坏门窗用……用暗器攻击……”她说话仍然不稳定，恐怕感并没完全消除。

“不会。”文斌的语气坚定无比。

“可是……”

“这只是骚扰行动，除非我们出去，他们不会冒不必要之险，作毫无把握的攻击，付不起重大的代价。我们故布疑阵，急于逃离的计策生效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及早逃走，用骚扰来阻止我们行动，明晚，可就是生死关头了，他们的大援，明天定可赶到。”

“哦！你难道是未卜知的神仙？似乎他们的动静，你弄得一

清二楚。”

“凭经验与观察的情势估计，估料的正确性该有五成，如果我真知道他们的打算，情势局面将完全改观。”

文斌脸上的神情她无法看到，却可从语气中悟出某些征兆，却又无法揣摩了其中的含义。

“你是说，如果不出去，我们是安全的？”

“出去也不会有危险，他们不会冒死狠拼，此进彼退打了就跑，便达到目的了。”

“那就出去赶走他们。”她突然有抢出房示威的冲动。

“不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我还没找出疑点的症结，可疑的征候无法获得确证，不能因此小仇恨，伤害鬼使神差凑巧卷入是非的人。如果证实我的判断，哼！有人要倒霉了！”

那一声哼，她不由自主心中一震，感觉出一股莫名的震撼力，平空撼动她的身心。

这一声哼她知道不是冲她而发，但她却被这股莫名的震撼力撼动。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她屏息着问。

“伏魔剑客这些人，没有任何理由，自毁英雄形象，向我们大动干戈。”

文斌低声说：“按理他们不可能有大援随后赶来，也不需倚赖大援做这种愚犯忌的事。如果他们与明天赶到的大援有关，我保证他今后日子难过，就算我不愿宰他，至少也要他像丧家之犬一样，逃避我的追杀，哼！”

“我们歇息吧！他们既然不进来，如果不歇息，熬一夜明天必定精神不济……”

“他们在外面来来去去，不久更可能卑劣地投石掷瓦，你能歇息装聋作哑吗？你就会想到床啊？女人。”

“你……”她浑身一热，狠狠地拧了文斌一把。

“你在我床上和衣歇息，我出去逗他们玩玩。”文斌拉她向大床走：“我估计不会有人敢冒险闯进来送死，我也不会远离。”

“你说过不必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一急，死拉住文斌不放：“我一个人好害怕……”

“没有什么好怕的，你月华曹娇的名头，并不比伏魔剑客低多少，他那些猪朋狗友的名气比你差远了。你需要小心应付的劲敌，是那位与他联手的矮小少年。”文斌将她往床口一推。

后窗传出极轻微的声音，她知道文斌已经走了。

天黑后不久，便有七个人在寿春老店附近埋伏，监视文斌与月华曹娇的动静，眼巴巴等候伏魔剑客一群人赶到。

除非文斌溜走，否则他们不会发动阻挠。

原订的计划是由伏魔剑客与杨姑娘联手，向文斌攻击诱离现场，其他的除策应的人以外，负责擒捉月华曹娇，得手便撤离，避免和文斌死拼。

江湖客胁迫姑娘的毒计失败，预定的行动不得不临时更改，完全采取干扰技巧，阻止文斌偕同月华曹娇乘夜远走高飞。

干扰以使用暗器最为有效，所有的人皆奉命避免接斗，每次派一两个人快速经过门窗，发现声响立即逸走，你来我往间歇地发出噪音，耗损房内人的精力，打算天亮时才罢手。

两个黑衣人刚在小窗拍了一掌，猛然跃升上瓦面，轻功可圈可点，用的是极难练成的旱地拔葱轻功。

旱地拔葱其实并不难练，难在进步极慢，拔起的高度也有限，练了三年五载痛下苦功，能平空拔起四五尺，已经是一等一的惊人成就了。

这两人是借拍窗的退势，点地时挫腰弹腿起拔的，表现上确是原地旱地拔葱，其实暗中借热取茂，所以能笔直地拔起丈四五超越檐口。

脚一沾檐口，本能地向前踏进以稳下身形。

这短暂的刹那间，身形拔起时便不可能看到脚下的景况，脚站上檐口时，更不可能看到屋下的景物了。

人影从他们的脚下同时上升，两人怎知脚下有人跟上？

一声厉叫，右面那人臀部挨了一脚，被踢得向前飞起，手舞足蹈狂乱地向下摔落，一阵暴响，屋顶摇摇，压毁了一大片屋瓦。

左面那人更糟糕，被人从背后抓住后领，象抓住小猫的颈皮抡起半圈再脱手飞掷，竟然掷出三丈外，砰然一声大震，屋顶下陷。

如果出手攻击，这两位仁兄必定死得不明不白。

“还有谁来玩玩？”文斌站在屋脊上怪叫，声震夜空引起一阵猛烈的犬吠。

立刻引起一阵骚乱，有人启门外出察看，街巷有人举着灯笼张望，连码头也传出了骚动。

全店的旅客都惊醒了，店伙惊惶地劝旅客回房歇息，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以毒攻毒，这附近夜行人的怎敢再活动？

不久，附近恢复宁静。

如果被打得半死，让街坊的居民捉住送官究办，那就大骚扰的计划不得不被迫取消。

早膳毕，文斌出店打听消息。

一个时辰后返店，立即催促月华曹娇结账离店动身。

月华曹娇一头雾水，但顺从地拾掇行囊。

本来文斌一再表示不走，放出走的风声是计谋的一部分，现在却匆匆动身，难怪她一头雾水。

她知道文斌打听消息的手段高明，猜想可能情势已发生难以控制的变化了。

东行的大道全是田野，大道上旅客稀稀疏疏。

他俩动身时，已经是巳牌正末之交，旅客早就远出三十里外了，他俩不是鸡鸣早看天的赶早旅客。

旅客少，强盗打劫顾忌也少。

文斌并不急于赶路，他的包裹小，顺便提了月华曹娇稍大的彩布包袱，神态悠闲地就道。

他甚至一面走一面吹口哨，表示心情轻松无忧无虑，所有的凶险，都抛留在寿州城，与他无关啦！

过了十里亭，不时有荒野出现。

田野一片金黄，今年的收成倍胜往年，没闹水旱蝗灾，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应该不会再有其他灾祸了。

大道前后没有旅客的踪影，更不见车马轿。

前面三四里路右有一座相当大的树林，田野中可看到一些庄稼汉走动，对他俩一时投以宅异的眼光。

月华曹娇改穿了漂亮的月白色素花边劲装，佩剑挂囊，曲线玲珑人比花娇，劲装佩剑惊世骇俗，难怪乡民看到她便张口结舌。

平时她爱穿漂亮华丽的衫裙，衫裙才能衬托出女人的美。

娇艳柔媚是女人的最佳武器，用来追逐名利，比男人容易百倍所以她的绰号称娇，江湖双娇之一。

今天穿劲装赶路，是文斌要求她穿的，明白表示前途将有凶险，必须有搏杀的准备，穿衫裙动起来十分不便，武功发挥的武力大打折扣。

劲装可以表现矫捷的刚性美，可以流露女强人的气概。

但她貌美如花，盛年发育成熟，曲线甚至显得夸张，掩盖了刚性的美，怎么看她都是人见人爱的娇美女人，是每个男人都喜爱的女人，所佩的杀人利器，起不了多少吓唬作用。

她紧挽着文斌臂弯，依偎着泰然而行，烈日炎炎，幸好行道。

树遮住了炙人的阳光，她头上的宽边遮阳帽也不怕日晒。

“于虹，你在搞什么玄虚？”

她终于忍不住了提出问题：“匆匆忙忙像在逃避瘟疫，也像漏网之鱼，你说过不走的，一夜工夫就变卦，是不是情势不妙？”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是元帅兼军师呢！呵呵！”文斌大笑。

“不许笑，于虹。”她故意板着脸轻叱。

她比文斌大几岁，一直无法用亲昵的称呼表达爱意，哥弟郎亲都不适宜，所以干脆托大叫于虹。

文斌半开玩笑半认真叫她娇娇，叫得她心花怒放乐不可支，毫不介意其中的半开玩笑讽刺成分，她喜欢文斌叫她娇娇时的洒脱风趣神情。

“不笑就不笑。”

文斌装腔作势脸一板：“再走二三十里，大太阳可以晒昏头，那时想笑也笑不出来了，真想雇一部一轮明月给你坐，免得累坏你一双玉腿。”

“小气鬼，为何不说雇轿给我坐？说！到底为了什么逃离寿州城？莫不是有强盗攻城掠地了？”

各地都使用独轮车，载货也可载人，可以在小径中行走，方便实用。

必要时可加一个在前面挽，一推一挽，真可载重三四百斤。

车的名称，各地也不同，独轮车只是一般性的统称，地区性的称呼各有不同。

在寿州一带，称为鸡公车。

在大河两岸一些地区，叫一轮明月。

“雇轿固然很舒服，但你不怕被人在远处用弓箭攻击？坐在轿内不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箭贯轿有如摧枯拉朽，据我所知，名震天下的神秘组织天网，其中有一位可怕的神箭，百步穿杨非

常了得，普通的车轿一箭穿透轻而易举。娇娇，你听说过天网？你应该知道的，不知道的江湖人少之又少。”

她浑身颤抖了一下，心也抽动了一下。

她并没留意文斌默察她神色的变化，没留意手的颤动，暴露出心中的恐惧。

“天网从不干预江湖小人物的事。”她又颤抖了一下。

天网不干预江湖小人物的事，小人物怎敢干预天网的事？

她居然杀了天网的人，而且暴露了身份，别人必定以为她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她却知道自己怕得要死。

“娇娇，你不是江湖小人物。”

“我现在就是落荒而逃的胆小鬼。”

她失声长叹：“如果没有你在身边，我恐怕尸骨早寒了。于虹，我们能逃出他们的魔掌吗？”

“对我有信心好吗？”

文斌拍拍她的肩背：“凭伏魔剑客这群垃圾杂碎，想奈何我有如痴人说梦，如果我不想求证，他活不到今天。”

“他们真会追来？”

“不会。”文斌肯定地说。

“不会？”

“他们在前面埋伏。”

“哎呀！”

“记住，当他们现身时，避免接斗，逃命第一。”文斌正经八百叮咛。

“什么？逃命第一，你怕他……”

“我要证实一些事，等待拨云见日。”

“你的意思……”

“不要问为什么。”

“可是……”

“不要可是，不久自知。”

“好吧，我不问。”

“这才乖。过了前面的那段树林，就得留意了。注意跟我走，即使有机会杀掉追来的人，也不要动手。记住，逃命第一。”

“你真的未卜先知？”她更为惊讶了。

“大概是吧！”

文斌放开她的手，把她的包裹一并改系在背上：“赶两步，他们等得心焦了。”

她不由自主，甩开大步无畏地向前急走，文斌无畏的形象，把她的勇气向上急速的提升。

自从在武昌碰上天魁星之后，霉运一直如影随形跟着她，形容为丧家之犬名副其实，一连串的灾难，把她女强人的勇气和信心，摧毁得七零八落，再也抬不起头来，快要丧失江湖双娇的名头了。

也许，碰上文斌，是这期间惟一幸运的事。

希望福能双至，今后灾灭祸消！

她感到疑云重重，也感到庆幸欢乐。

文斌一直和她在一起，昨晚更在惊怕中，在文斌的床上，和衣躲在文斌的怀里，最后在惊惧疲劳中，朦朦胧胧睡了一个时辰。

天亮后文斌仅出店走了一趟，大白天不可能深入踩探，那么，消息是从何而来的？

未卜先知，毕竟是夸张的神话。

文斌像她的保护神。

她更像一个有了依靠的幸福女人，正由坚强可靠的心爱男人，牵着她的手，引领她迈步走向幸福的未来。

文斌的坚强乐观形象，给予她无穷的鼓舞和信心。

明知前途将有凶险，埋伏的高手像犬群一拥而至，吉凶难卜，前途多艰，但文斌却神情愉快，谈笑自若，昂首阔步牵着她的手轻松走向凶险，走向未来，这分胆气豪情，她感到光彩，同感荣耀！

她幸运地找到心爱的男人了。

当然她心中明白，迄今为止，这个她心爱的男人，并没真正属于她的。

江湖混世男女，就算上了床同衾共枕，携手走向海角天涯，也没有所谓归属问题，除非双方都认真，单方面感情发展一厢情愿，不会有结果的。

杨琼瑶不是江湖人，但也有江湖人的襟怀。

文斌拒绝接受她全心付出的感情，她知道不会有结果，所以把感情埋在心底。

她不要做一个无依卑下的可怜弱女，恳求不爱她的男人收容。

大道向东延伸，右面是面积相当广阔的树林，再向东是杂草丛生的荒野。

路左，一片山坡的小河旁有农舍，田野向东北伸展，远远地，可隐约看到二十里外的青山，那是八公山。

淮南大平原其实也有山，只不过不能算山而已，也许可称小岭或者丘阜，让大平原的景色多几分变化。

假使路右的树林有埋伏，他俩必须向路左的小村落逃。

月华曹娇毕竟心有余悸，心情因逐渐接近树林而逐渐紧张，目光不住投向路左的小城地，预先相度逃走的路线，心虚的神情愈来愈明显。

“你不要媚眼乱转乱瞟。”

文斌看出她的心意，用调侃的口吻说：“在大群猎犬的追捕下，狐狸惟一的希望是有多快就走多快，愈远愈好。射进那座三